

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叙事

左氏叙隱相嫡庶本末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

孟子卒

無謚先夫死繼不得從夫謚

室以擊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

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

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

命故嫁生相公而惠公薨

言歸魚而生男惠公不以相任之年薨

是以隱

公立而奉之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也以其為太子帥國人奉父志為相尚少是以丑為太子帥國人奉

之。呂成公曰隱相皆非嫡隱為庶長當立讓相非正也

叙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出

奔共叔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

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堅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

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

巖邑而不脩德鄭滅之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順

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

叔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

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

不得過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十分國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

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鄙鄭邊邑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公子呂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

心叔久不除則率國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大

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至于廩延言轉侵

延鄭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也公曰不義

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大叔完聚完城郭繕

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公聞其

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古百上車一乘甲士三二人步卒

七十人京叛犬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犬叔

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果如二君

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

殺難言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

之食食嘗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晉小人之食矣

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

食而不啜羹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助

繫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

隧若今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

融融和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

公詩曰孝子不匱求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求錫爾類詩人之

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

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呂成公曰左氏序鄭莊

源在此後面言姜氏欲之焉避害此全无母子之心蓋

莊公林略儘高叔段已在他掌握中故祭仲之徒愈急

而莊公之心愈緩待其段先發而後應之前面命西鄙

北鄙貳於己与收貳為己邑莊公都不管且只是放他

去到後來罪惡貫盈乃遷絕之略不假借即子封帥師

伐京段奔郟公又親帥師伐郟於其未發有之甚緩於其已發追之甚急公之於段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者也然莊公此等計術施於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此左氏鋪叙好處以十分筆力寫十分人情

叙秦晉相失本末

僖十五年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

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八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

无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

晉侯許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

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與晉饑秦輸之粟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在十年故秦伯伐

晉按此十數句如大具獄然真名筆也

叙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事在五年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

祿享受也保猶持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

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風弟顛頡魏武子

武子魏犢司空季子晉臣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狄人伐

齊咎如齊咎如赤狄之別種也隗姓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

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將

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

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不復成嫁。請待子。

廋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

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

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

於桑下。嬖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

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

醒以戈逐子犯。无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貝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夫子必反其國。反

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實璧焉。公子受飧，

反璧焉。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

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

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

在外。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

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作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啟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

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
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
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
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
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
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
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
晉公子乎夫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
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謚懷嬴故號為懷嬴奉匭
沃盥既而揮之前怒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也四敵也公子

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
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
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叙晉文始霸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
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
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
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
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求多明徵其辭謹言公曰

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太鬼以示之禮鬼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

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

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叙晉楚城濮之戰

僖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

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卻縠

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起將中軍故曰上德

胥臣司空季子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自伐衛衛楚之民晉姻楚人救

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乃召子叢而殺之以謝晉謂楚人

曰不卒戍也詐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戍事而漏故殺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

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也舍言墓為將發冢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兌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

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无德

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

璧之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勞從亡之勞執

僖負羈氏魏犢傷於會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

文十七

之病將殺之魏驪東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也乃舍之殺顛頡

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

告急門尹般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絕與晉告楚不許

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夫肯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秦之請喜賂怒

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

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

則歸五求過分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

志者晉之謂矣謂今古晉遇子玉使伯欬請戰伯欬子

關伯比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

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

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還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

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子玉

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

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

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平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
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
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死春以怒
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死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
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豈在父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友再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皆惠食言
以元其讎元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

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
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
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立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輿恐
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
原田之章每每然可以公疑焉疑眾謂已昔舊謀新子犯曰戰也
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居
而內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
欒枝也水北曰陽姬姓之國在漢北者楚滅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
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楚子伏已而墮其腦監也是以

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

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玉使鬬勃請戰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夫楚大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

萬寄也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

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

敢煩大夫謂三子頃闞勃令戒勅戒爾車乘敬爾君

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曰晉車七百乘鞞鞞鞅鞅五方二千五百人在背曰

鞞在背曰鞞在腹曰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

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已巳晉師陳于莘北晉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君教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

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子西闞宜申晉臣蒙馬以虎皮

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

旆大旗也又建一旆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諺為

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

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

收其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

楚軍穀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衛

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

叙晉楚邲之戰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上行成不吉卜

臨于大宮監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迂不得安居國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

皇門至于塗路塗方九軌曰塗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

僕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武始封之賢

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使改事君更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此

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

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

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禮鄭潘

厓入盟子良出質潘厓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

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

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

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相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相子林父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君討鄭怒

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

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討徵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

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曰乘

事不奸矣奸犯也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爲軍

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

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

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能用典矣其

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

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等差禮

不逆矣德立刑行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

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

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

耆致也致詩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

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

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

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

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

師始哉。荀首，子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上坤，下兌。之臨三三。下兌

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

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衆散爲弱。今變爲衆。

兌爲川，壅爲澤。兌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也。如，從。

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故曰：律否

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

也。水遇天塞不得，不行之謂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

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相子。韓獻子曰：彘子以偏師陷。

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

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

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沈尹將

中軍。沈，或作寢。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

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者。令

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將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

不捷，參之肉將食乎。今尹南轅及旆。南，轅南。

旆軍前，伍參言於王曰：曷見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殺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二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

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
 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
 之間敖鄆二山鄭皇成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
 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
 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
 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詩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
 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軍實軍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教
 蚘冒若教蚘冒皆楚之先君箕路箕路樂車箕路箕路樂車以啓山林言此二君勸

儉以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先大夫
 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
 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微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
 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
 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
 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
 崇人所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
 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
 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

原屏及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趙莊子曰藥伯善哉

莊子趙朝藥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藥書之自行

也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以不能文閔憂也

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

求罪于晉三子無淹父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

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

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侯人謂伺侯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

彘子以為詭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

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

子又使求成于卒曷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許伯曰

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

致師者左射以取左車左也取矢之善也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間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

折馘斷耳執停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

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

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

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

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

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嬖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

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叔黨潘趙旃求卿未得趙旃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彘子不可不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

為伏兵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于楚軍人

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也楚子為乘廣三下乘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

彭名御左廣屈盩湯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軫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

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

車馳卒奔垂蓋暈相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

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

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

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

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借假使潘黨率游闕

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乎駒伯卻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卒於我吾師必盡

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爲分謗不戰爲生民

毀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爲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

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尸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

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楚人

甚之脫局甚教也局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甚之拔旆投衡乃出

還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趙旃以其良馬一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

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謂其二子無顧

不欲見顧曰趙使在後趙旃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

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

木下兄弟累楚能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羈負

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

知莊子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抽擢也敢好厨箭房箭舍

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

既乎董澤澤名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

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

軍不能成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

邲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

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

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

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載震于矢載藏也震擊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乱而

息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能求美

德故遂大而又作武其末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信王保天下

誅討致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二一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

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布政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

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

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

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
何以和衆利人之幾也幾危而安人之亂以爲已榮何以
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
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
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叙齊晉靡笄之戰

成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頃公之嬖人盧蒲

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

而封封竟弗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

日取龍遂南侵及巢立衛侯使孫良夫石稷齊相向禽

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子欲還孫子

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

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

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戰

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

墮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且告車來甚

衆新築人救孫相子故並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居衛地新築人

仲叔于奚救孫相子相子是以免于奚守新既衛人賞

之以邑賞于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繁纓

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

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君之所司也名以出

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

可止也已孫相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

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

之因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

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

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

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

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

謗也師從齊師於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

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

朝請見詰朝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

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敝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

辱命言自欲戰不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

復須君命

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禽之而

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擊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

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

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

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甲介

也卻克傷於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

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

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

人謂赤色為殷色言血多汚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

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

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集成也

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

之晉師從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

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

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存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

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我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射

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毋張晉大夫

寓寄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

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

華泉驂絳於木而止驂馬也丑父寢於轡中轡土車蛇出於

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

為右故韓厥執繫馬前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

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

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

僕謙敬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還丑父使

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死戎為右載齊侯以

免佐車副車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

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

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併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

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

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

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

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

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窆石窆邑名

叙申公巫臣教吳叛楚

成七年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師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

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

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

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

亦然之及其王即位楚共王以魯成子重子反殺巫臣

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

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

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

二子書子重子反曰爾以讒愿貪恣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

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

夢說之乃通吳于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

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

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

屬楚宜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

奔命因伐鄭而行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

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叙晉楚鄢陵之戰

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

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起夏四月滕文

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洧敗鄭師也樂

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傲宋師不傲備鄭人覆之敗諸洧懼戴公六世

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洧皆宋地衛侯伐鄭至于鳴

鴈為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

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卻驕故若唯鄭叛

晉國之憂可立侯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

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

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荃居守卻擘如

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子西獻子曰有勝矣甲讓

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軍右尹子

辛將右軍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曰師其何

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

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

而德正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

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求無不具下應各知其極無二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

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

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

士

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也。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二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

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子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也。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于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隋元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申牛晦楚晨厭晉軍而陳。感楚其未備軍吏患之。范文子趨進。子士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䟽行首。䟽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蠶軍而不陳。蟻

從楚者陳不違晦月終陰之盡在陳而顛顛喧合而

加顛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闕心人所底舊皇不必良

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集車以望晉軍集車車上為櫓子

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

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下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其顛

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

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

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呈公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闔椒子皆

曰國士在且厚未可當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憚

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二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

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復無交曰南國

蹶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蹶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

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

鍼為右步毅即鄒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

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

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

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

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

局姦也遠其部曲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

淖撤舉也癸巳潘廕之黨與養由其躡甲而射之徹七札

焉黨潘廕之子躡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

憂於戰射子以王怒曰大辱國賊其不詰朝爾射死藝

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

王中目王乃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斃發

衣以言一發一矢復命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

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問遺曰

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

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

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

胄間猶近也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

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

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鞏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

右蒍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軍進以距鄭伯

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

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殿中熒戰在閔二年唐

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乃死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

已當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

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

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夜為郤

諸張藥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旌也

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

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間今兩

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

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

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也御侍也是以不

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

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也免脫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

乘補死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

復欲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闕也秣馬利兵

秣穀脩陳固列固堅也辱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

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

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

常有德之謂周書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王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

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

過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

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間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

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王君

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叙晉人弑厲公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鄆陵欲盡去

羣大夫而立其左終如士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

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卻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

亦嬖於厲公郤欒與長魚矯爭由執而拮之與其

父母妻子同一轅轅繫之車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

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郤至言楚有六間以

取勝也使楚公子穀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襄君戰鄆陵

也囚公子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魯衛與軍帥之不具也曰

此必敗荀莖佐下軍居守郤欒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

晉襄公會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

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鄆陵戰時楚子問卻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祭

之嘗試也卻至聘于周，樂書使務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胡

也。遂然卻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

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卻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

卻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斯余季子卻至，公反以厲公為卻至，奪孟張豕，厲公

將作難，齊童曰：必先三卻，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偏不偏公室

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卻氏聞之，卻錡欲攻公

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

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二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

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怒，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

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

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

大焉傳言卻至無反心，壬午，齊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

長魚矯請無用眾，公使清沸黓助之沸黓亦變人，抽戈結社

在裳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黓訟，二卻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

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處也，駒伯欲錡苦成叔，卻擊，溫季曰：逃威也，遂趨

卻至本意欲稟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凶賊為害，故曰威言可畏也，或曰威當為藏，矯

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齊童以甲劫樂

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

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效軌並至臣請
行遂出奔狄也行去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
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後職位晉童執而執皆
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
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董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
嬖大嬖夫家嬖嬖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
厥辭曰昔吾畜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古人有言
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
厥也閏月乙卯晦嬖書中行偃殺胥董民不與郤氏胥
董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十八年春王正月

庚申晉嬖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人夫葬之于冀

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

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

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

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

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

館舍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國語既弒厲公

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公言於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孤之及此天也抑人之有

元君將稟命焉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孤欲長處其願出令將不敢不成二三子為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其誰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重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圖之進退願由今日大夫對曰君鎮撫羣臣而大庇蔭之無乃不甚君訓而陷於大戮以煩刑史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以二書參然後知傳文之峻繁也

叙晉悼公復霸

晉悼公即位于朝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始命百

官始為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速鰥寡惠及振廢滯起

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禁淫匿薄賦斂宥罪矣宥寬也節

器用節省時用民使民欲無犯時不縱使魏相士魴魏

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日子頡魏顆子武趙荀家

荀會無忌韓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

弟子為景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為之法辛將右行因以

司空公大傅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糾糾也使訓諸御知義

節義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

使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省卿戎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魏犢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

偃籍談父為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聽上命程鄭為乘馬

上軍司馬

御六駟屬焉使訓羣駟知禮

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駟六開之駟

周禮諸侯有六開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羣駟使知禮

凡六官之長皆民與也

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摠舉六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

舉不失職官不易方

無相踰易爵不踰德

量德授爵師不陵正

旅不偪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

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

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此

襄九年春宋公樂喜為司城以為政

樂喜子罕也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

戒為備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火所未至徹小屋塗

火之政

陳番揭其綆缶

番簣籠揭土舉備水器

大屋就塗之

大屋難徹

盆鑿之屬量輕重計人力蓄水潦積土塗巡文城繕守備

也文度也繕治也行度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起標表之使華臣具

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

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使華閱討右官官屯

保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其司治也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向戍討左亦如之

左師使樂端无刑器亦如之

樂端司寇使皇鄭命校正出馬

工正出車備甲兵无武守

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

使西鉏吾无府守

鉏吾大宰也令司宮巷伯徹宮

巷伯寺人皆掌宮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二師左右師也鄉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叙向戌合晉楚之成

襄二十七年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生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

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

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戊

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遣盈如楚丙辰邾悼公至小國

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

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

楚之要言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能

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駟傳也

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戊寅

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皙公子子黑肱素要

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

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其惡懼難氣氣言

楚有襲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此東頭為上故晉營在

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

擊晉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

侯也固請釋申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

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死

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

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

信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

為楚所病則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主地

致死助我則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

稱兵以害我

稱卒也

吾庸多矣非所患也

晉獨取信故其功多

季武

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

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武子恐叔孫

不從其言故假公命以敷之

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

二國

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

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

唯以此命告勳勳宜宗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晉楚爭先

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

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

狎更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

尸盟者

小國主辨具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叙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孔子禮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

始基之矣

周南召南王化之基

猶未也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為之歌邶鄘衛

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

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吾聞衛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

德君也聽聲以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

為別故有疑言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

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墮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其氏弗

堪也是其先二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為之歌齊詩第八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決決弘表東海者其大公乎

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

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

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

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伸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

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

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

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為之歌魏詩第九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

姬姓國閔元年曰美哉泜泜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

輔此則明主也風泜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險字之

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民之遺民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非今德之

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

無所畏忌故自鄩以下無譏焉鄩第十三曹第十四言

曰國無主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其微也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曰美哉思而不貳

思文武之德有周德之衰乎衰小猶有

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

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

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

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容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

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倍謙退

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

命樂而不荒節之用而不匱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

不費因民所利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

流制之五聲和謂之五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節魯

之所見舞象象節舞所執南籥以曰美哉猶

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

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濩湯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曰美哉

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箴者舜曰

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情覆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

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部節而季子知其終也季

聞周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

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

叙子產從政

襄三十一年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辦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不吊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叙中行穆子敗狄

昭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即大鹵也無終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

以什共車必克

更增一車之用困諸阨之克

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

為必克

請皆卒

去車為步卒

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

為步陳

五乘為三伍

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為去車更以五人為伍今為三伍

荀

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魏舒斬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

為五陳

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皆臨時顯置之名

以誘之翟人笑之

笑其失常

未陳而薄之六敗之

傳言荀吳能用善謀

叙晏子辭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踴塵不可先以居下益小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君突金為臣

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

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矣曰

子近市讖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於是景公繫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

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於是省於刑君

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

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

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

里室以大晏子則使宅人反之還其且諺曰非宅是卜

唯鄰是卜卜良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違卜不祥君

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

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叙楚靈王之敗

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

督躒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

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

也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楚大右尹子

革夕子革鄭丹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臣與之語曰昔

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級齊太公之王孫牟衛康叔

父晉唐叔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康王成四國皆有分

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魯魯皆分珍寶之器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筮路籃纒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

挑孤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以所出有

齊王舅也成王母齊

女太公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

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

也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

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羹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

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鍼秘

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享楚國之望也今與

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

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

王出吾刃將斬矣

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

王出復語左史

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書名

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

行故指司馬官
而言此詩逸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
獲沒不見
臣問其詩

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

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
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
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
金玉取其堅重
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

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台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
王揖而入饋

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感子革之言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克勝也
仲

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豈其辱於乾谿

叙子產火政

昭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星
火心星
丙子風梓慎曰是謂

融風火之始也
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
七日其火作乎

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
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曾於其處

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
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

言經所
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
前年裨竈欲用璫

以書
鄭人請用之
信竈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

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

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

矣豈不或信
多言者或時有中
遂不與亦不復火
傳言天道難明雖裨竈猶

不足以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里析鄭大夫祥

盡知之

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國遷

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災不

故託以及火里折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嘗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晉人新來

前也使司寇出新客新來祭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

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二子鄭大夫屏攝

相廟巡行宗廟不得使火及之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下使祝史徙主

祐于周廟告于先君祐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使

府人庫人各徹其事徹備商成公徹司宮商成公鄭大

寺人出舊營人實諸火所不及舊宮人先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備非行火所燠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為部

城備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土也火之明

所徵役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禳火于

玄冥回祿玄冥水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所

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征賦三日哭國不市示憂

會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比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

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不義所

叙魏獻子辭梗陽人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

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

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
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
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見一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
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
是以歎中置自各曰豈將坐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
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
辭梗陽人

以上左氏傳敘事之文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